

中国第一部以电力施工为背景的励志小说

羽 临◎著

小说讴歌了农民工电力施工队自强不息的精神，同时也反映了农民工工作和生活的侧面。在平淡的生活中，他们用自己手中的扳手演绎着电力建设跨时代的辉煌。

架空线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J I A K O N G X I A N

架空线

羽临◎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架空线/羽临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 11

ISBN 978-7-5108-0221-8

I. 架… II. 羽…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2735 号

架空线

作 者 羽 临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21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221-8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这是一部以中国西部川东地区的一支农民工电力施工队为背景的励志小说。

四川省是全国电力建设施工的大省，每年农民工的输出数量占全国之最，川东地区是全国从事电力施工起步最早的地区，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川东地区的农民工电力施工队就在全中国有着很大的影响，他们凭着脑子灵活、胆大心细和技术精湛的特点活跃在全国电力建设的第一线。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来，他们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找到了一条致富之路，在长期的电力施工过程中树立了自己的形象，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为川东地区经济建设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受到那些农民工电力施工队的精神熏陶后，我决定写一部关于农民工电力施工队的书，用自己的方式去赞歌我们电力工人最为可贵的一面。

1998年的冬天，《架空线》这本书就在酝酿中诞生了，当我把这个写作目标确定以后，接下来便是我长达11年的艰辛写作。

2002年底，我也迈入了电力施工的行业，成为农民工电力施工队中的一员，跟着他们在全国各地施工：穿梭在深山老林和草原荒漠、拿着铁锹挖铁塔基础、扛水泥沙石、搬运塔材钢筋、浇制混凝土等，条件极为艰苦。有的时候为了赶工期，赶进度常常加班到深夜。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冬天吹裂嘴，夏天晒掉皮，就是电力工人最真实的写照。农民工的艰辛一次次地触动着我的灵魂，在全国电力施工的大军中，四川人就占有很大的比例，他们凭着自己吃苦耐劳的精神、精湛的专业技术征服着全国所有的电力单位，而如今更是走出了国门，迈向了世界：菲律宾、安哥拉、尼日尔、刚果到处都活跃着他们的身影，其出国人数仅川东地区农民工就有数万人之多。

经过几年的洗礼后，我已经由一位懵懂的少年成为一名资深的电力施工工人。

当我每写一个故事时，四川农民施工队的影子就在我脑海里萦绕，怎么也挥之不去，这一切都太熟悉了，我就是做梦都会梦到他们忙碌的身影，对他们

的崇敬和感动是一直激励着我坚持写下去的动力。

在小说中我刻画出一个退伍老兵由一名农民工电力施工队员慢慢成长的历程，他在经受了很多的磨砺，饱受了很多的辛酸后，终于成为一名优秀的企业管理人员，同时也突出了他们三个战友的人生因一个不同的选择而导致三个不同的命运的结局。

2008年是极为不平凡的一年，年初的冰雪自然灾害导致整个南方电网的瘫痪，同年的四川“5·12”汶川大地震更是震惊着中国、震惊着全世界。四川的电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失。地震发生以后，四川省国家电网公司、成都电业局迅速反应，果断出击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奔赴重灾区，我作为其中的一员也随抢险大军赶往重灾区去抢修恢复受灾的线路。《架空线》里有几个章节就是根据成都电业局抢修恢复都汶电力通道的事迹而改编的。虽然很多的地方还存在不足，但是我想在小说里去讴歌他们那种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以此来对我们敬爱的电力抢险队员表示敬意。

《架空线》28万字的小说终于落笔了，当我在键盘上敲完最后一个字时，我几乎是瘫在了椅子上。十几年来，我把自己的目标都定格在这件事情上，今天我终于如愿完成了，回想自己这十几年来所走过的路，我哭过，也笑过，憧憬过，也彷徨过，但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努力。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想只有自己努力了、付出了，才能有更好的收获，最后让我们衷心地祝愿所有的电力建设者都能一生平安！

羽临

2009年7月10日

第一章

人生所有的故事在上演以前都有一个同样的序幕，我们的主人公程实当然也不例外，人们常说人的成功就在年轻的这几年。

但人们却往往总在懵懂中寻找着自己前进的方向。

从部队退伍回家没有两天，我就接到村里广播的通知，让自己在下午三点赶到村委会办公室，广播里没有说原因，给我留下了一个大大的悬念。

村委会没有专门的办公楼，借用了村小学的一间废弃的教室，经过简单的修整后就成了现在的村委会办公室。学校的位置和我家遥遥相望，中间隔着一道很深的沟，我沿着这条自己在上学时走过的山路慢慢地朝村委会走去。现在正值野草的茂盛时期，窄窄的乡间小路穿梭在路边的杂草丛中，让人很难分辨小路的具体位置。我有些感叹了，曾经这条自己闭着眼就可以行走的小路现在却变得十分的陌生。一路上我走得很慢，小心地蹚过一条干涸的小溪流，爬到山顶后，简陋的山村小学就出现在我的眼前。

整个破旧的学校矗立在山顶上，唯一没有变的就是在校门口的两棵高大的古槐树，它们依然屹立在那里，在粗壮的树干上抽出了很多嫩嫩的枝条，上面长出了很多嫩绿的绿叶儿。整个学校一共由三间教室和两间办公室组成，一间被村委会用做办公室，一间是老师的办公室。房子很破旧，墙壁上到处都是孩子的涂鸦和破损的窗户，显然一直都没有维修过，现在的样子几乎和我自己离开时是一样的，不过最让我感动的是在老远就可以听见从破旧的教室里传出来的琅琅的读书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让我欣慰的是从孩子稚气的读书声中，我看到了希望，我不曾知道自己也曾这样感动过。

我沿着校园的青石小路，慢慢地寻找着自己的足迹，环境依旧，但看到的却都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容。

“小程，你终于来了啊！”我刚走到门口，从门里就探出个脑袋，对我说道。

这个人正是乡长凌冲琦，他是一个很和善的老头，我和他也只有一面之缘。

“凌乡长，您也来了啊！”我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不来怎么行啊！”凌冲琦半开着玩笑说道，“趁我这个老头子还走得动，就下来到基层多走几次，过几年我就只能是有心而无力了啊！”

谈笑间，我已随他走进了村委会简陋的办公室，趁着他说话的时间我用目光扫视了一下房间。屋子不大，布置也极为简单，两张由课桌拼成的办公桌，几把椅子坐上去就左右摇晃如同摇椅一般，在墙壁的正中央几个“山沟村村民委员会”大字却是格外的清楚醒目。整个房间唯一的电器就是安置在墙角的那台用于开会通知的广播器。

在办公室里已经坐着几个人，围着桌子乱七八糟地坐着，房间里弥漫着缥缈的烟雾，在办公桌前有几个人在忙着整理一堆票据，见我进来，都纷纷抬起了头像打量着猿人一样地看着我。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给你们说的程实。”凌冲琦朝房间里的人说道，“陈大亮，刘代勇，你们都认识吧！我在他复员后到乡里报到时，我就看上他了，发现这个小伙子不错，是我们培养年轻干部的最佳人选啊！”凌冲琦呵呵地笑着。

“呵呵，他可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啊！”陈大亮半眯着眼睛邪邪地说道，“都好多年没有见到他了，在部队待了几年长这么壮实，变化也太大了，现在见面都快认不出来了啊！”

“是啊！人小看大啊！在他小的时候我们就看得出来这个孩子有出息，结果果然没有说错，读书成绩也好，当兵也干得好。”刘代勇也跟着说了一大堆恭维的话。

在他们说话的时候，有一双眼睛一直都在打量着我，他没有说话眼睛却一直没有离开我的身上。我进屋后就一屁股坐在靠窗口的位置，简单地和他们进行着对话。

“小程，你今天可是迟到了啊！让我们大家在这里等了你快半小时，这样可不对哦，我可知当兵的时间观念是最强的哦。”凌冲琦等大家把话说得差不多了才指着一直注视着我的那个人说道：“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几位，这位是乡

里派来的驻村干部杨泽友，你们认识一下，以后好一起共事。”

“您好！”我红着脸说，“我们队的广播坏了，今天没有听见，来晚了，让你们久等了！”

“没事，没事。”杨泽友在一旁赶紧说道，“村里的广播是该全部地检修一下了，经常这样不好使。”

等我把村里的其他几位干部一一认识后，凌冲琦站起来打断了我们的说话：“好了，既然大家都到齐了我就说几句，今天把村里主要的干部召集在一起给大家开一个短会，我想做什么大家都是知道的。由于山沟村一直都缺村支部书记，所以很多具体的工作无法正常地开展，导致很多工作的滞后，最近乡党委接镇政府的红头文件指示要求对乡里每个行政村用不记名投票的选举方式开展一次村干部的干部改选大会，同时要求乡里的每个任职干部都下到基层蹲点，监督选举，要求做到公正、公平、公开。按目前其他村反馈的情况来看都进行得很不错，这个值得我们借鉴，而我们村有着其他村不同的地方，我们村干部一直都是缺，同时呢，我们这个村也一直是落后村，经过乡党委开会一致研究决定了我们村的三个候选人，第一位就是原村委主任陈大亮同志，第二位就是原民兵连长刘代勇同志，第三位就是程实同志。当然了，我还没有征求程实的意见就自己给他按上去了，不管他能不能当选，我想年轻人应该多锻炼总是对的，我们的干部队伍里也应该注入年轻的血液，这样工作才会有活力嘛！希望大家都本着当好群众的公仆，为村民办实实在在的事的原则参加竞选，争取早日把这个落后村的帽子摘掉。”

“凌乡长，我——”我没想到真的是让我选当村干部，自己一下子就慌神了。

“你有什么意见？”凌冲琦看着我，“是不是自己还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凌乡长，你看我刚从部队出来，什么都不懂，又没有什么工作阅历，对于这个村干部我哪里能够胜任啊！”我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想法，自己虽然想为村做点有意义的事，但自己并不想去竞选什么村干部。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凌冲琦说道，“再说了我又不是让你当村干部了，我只是想让你锻炼一下，看你有没有培养的潜力，你以为自己想当干部我就要让你当啊！”

凌冲琦看了看我后便不再理我，又接着说道：“全村年满18周岁的公民都参加，每一户只留下一个行动不便的人看家，其余的全部参加。让村民对你们进行打分和评判，不是有这样的一句话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该选谁来当

干部由广大的社员同志自己做主，当不当得好官就看你们自己的了。”

在场所有的人都沉默了，只有弥漫的烟雾在不停地舞动。

“凌乡长，干部改选这个时间定在什么时候？现在正值春耕，这么忙都来参加，哪里走得开啊！”陈大亮提出心中的疑问。

“我们利用晚上嘛！如果村民不全部来怎么又称得上民主呢，对不对？”凌冲琦在房里来回地踱了两圈，转身对杨泽友说，“老杨，你出个通知吧！全体年满18周岁的公民今晚在——何家大院里吧！那里地势相对较集中一点而且地方大。参加选举，一家人只留一个看家的，其余全部参加。”

杨泽友听后又略思虑一下，问：“几点钟开始呀？”

凌冲琦看了一下手表，果断地说：“七点半吧！现在已经快到五点了。”

杨泽友也不再说话，走到播放器旁，熟练地打开了播放机，放起了那首一直被称为前奏的老掉牙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声很响，但他还是跑到外面去反复地听播出的效果。

“我们三队的那个广播好像是坏了，我今天都没有听到，最后还是村东的那个广播在播。”我对杨泽友说道。

“又坏了，”杨泽友说，“那个广播修理了不下五次了，是不是广播线路的问题？上次统一更换的时候那条线好像没有换。”

“农村开会就靠广播，没有广播就像聋子一样。我们的信息都无法正常传播到广大社员群众的耳朵里。修，及时地修，坏了就一定及时维修。你们明天派人去把广播给弄好。”凌冲琦严厉地说道。

“嗯，明天上午就弄好。”陈大亮讨好地说。

杨泽友守在播放机前等着放完了那首歌曲就卡断了音乐，拿起话筒朝上面轻轻地吹了两口气，试了试话音，然后就拉着长长的官腔说道：“下面——出个通知，通知——凡年满18周岁的公民，在今天晚上七点半到何家大院参加民主选举，一家人只留一个人看家，其他人必须全部参加，不得缺席。还有就是三队的广播坏了，听不到广播的地方，请二队听到广播的同志互相转告，而且一定要通知到，通知完毕。”

大家在一户村民的家里早早地吃了晚饭，几个人把从乡里拿来的选票，再把三个候选人的名字填在上面后就都没事了，坐在椅子上开始抽着烟，摆起龙门阵，从土地谈到国家，最后乌七八糟地谈到了女人，说起了不少荤段子。凌冲琦年纪比较大了，听不惯那些东西，便独自一人走到门外散步去了。杨泽友

为人也是色迷迷的，不时也参加进来说上几句，引得大家笑成了一团。

凌冲琦来到门外漫步，在学校长满杂草的操场，他步伐蹒跚，沿着校园的青石小路慢慢地走，在微风中几间破不忍睹的教室以及四周杂乱的一切，让他的心感到一阵阵剧痛。这是他第五次来到这座学校，也曾经提出过要重新整修学校的配套设施，但几次都因为没有经费而没得到实施。最后学校也只能每年进行一次简单的维修，时间长了，工作做得也越来越水，最后古老的校舍也变得越来越破旧，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这样的学校如何能让孩子们安心地学习呀？”凌冲琦心里默默地问自己，心里也默默地自责。

“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而且要及时地解决。如果在我退休以前不能把它处理好，我怎么对得起这一方热土啊！”他一直在深深地告诫自己，不然再也没有机会了。他知道这是他离休前最后一次来这个在全镇都出了名的落后村。

几年前小儿子在川东市里买了房子后，全家人都希望他早点退休后接他去养老，但他就是放不下基层的工作而迟迟没有退休。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身体也一年不如一年，现在他不退休已是不行了。镇上各级领导也强烈要求他不能再这样工作了。他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在年轻时就把自己奉献给了国防事业，他参加过抗美援朝，后来因受伤回到祖国当了一位基层干部，后来结了婚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也是个军人，后来在一次执行任务时不幸牺牲，现在就剩下小儿子，在市里的一家银行上班。

“凌乡长——”我在学校外找到了还在沉思的凌冲琦。

“哦，小程。你也出来了！”凌冲琦缓缓地抬头看了我一眼，从他的眼神中我看到一个慈祥的老人，“小程，这也是你的母校吧？”

“是的，我小学六年的时光就是在这里度过的，这里每个地方都布满了我的足迹。”我轻轻地回答，“好多年没有回来了，学校还是以前的样子，但是让人寒心的是它比以前更破旧了。”

“是啊！孩子们在这样的地方上课怎么能让人安心啊！”凌冲琦的脸涨得通红，“这么多年了，村上的干部都在做什么？做什么？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啊！”

“凌乡长，您老不要激动。”我轻轻拍着他的背说道。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来竞选这个村支部书记吗？”凌冲琦朝我摆摆手示意我他自己不碍事。

“请您来告诉我。”我摇摇头说道。

“陪我走走吧！看看你的母校，这可能是我退休以前最后一次在这里了。”凌冲琦有些沮丧，“我老了，真的老了啊！”

“凌乡长，您可不老，上山下乡的，您的身子骨硬朗着呢！”我忙劝说道。

“罢了，罢了，人就要承认自己老嘛，你也不用劝我了。”凌冲琦再一次朝我摆摆手说道，“我干基层干部三十年，我自认为为广大的村民做了很多事，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几十年我可以扪心自问，我无愧于心，但是到了古稀之年却发现自己还是有一件事情是没有做成的，你看看这个学校，十几年都没有变化了啊！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们怎样才能安心地学习啊！”

我打眼望去四处都是破损的瓦砾和丛生的野草，这哪里是一个孩子成长求知识的殿堂，而像一个荒废的农田。

“凌乡长，怎么会这样？”我疑惑地说道，“教过我的张洪兵老师哪里去了，我在学校转了几圈也没有见到教我的启蒙老师。而且学生怎么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

凌冲琦没有回答我的话，随口念起了那首孩子们编出的几句顺口溜：“山沟小学，破破烂烂，人数不多，无人治管，女生人少，男生太多，若按比例，正好一比三，二个老师，一个笨蛋，一个好的精神错乱……”

在凌冲琦的感叹声中，我看到了一位年迈的老人的愧疚和深深的无奈。

凌冲琦口中念念有词地念了几遍后才缓缓地对我说道：“张洪兵是个好老师，在这里任教快三十年了，但最后却不得不离开这个伴随他多年的三尺宽的讲台，他的女儿得了血液病，需要钱治疗，可张洪兵老师一个月才不到五百元钱的工资哪里够治疗孩子的病，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出去打工了，在张洪兵老师走后，没有老师愿意来这里任教，最后学校没有办法就在村里出面找了两个稍微有点文化的代课老师，一直到现在。孩子们说得很形象啊，两个老师，一个笨蛋，一个好的精神错乱。这不是误人子弟是什么啊！”

“张洪兵老师现在在哪里打工啊！在做什么工作？”我的心里为之一震。

“听说和村里的年轻人一起去南方架线了，架线虽然辛苦，但是工资却是比当老师要乐观得多了啊！”凌冲琦叹息道，“一个学校的教师连最起码的生活保障都没有，怎么能让它们安心地教孩子们读书识字啊！”

我沉默了。

凌冲琦朝我挥挥手示意继续往前走，沿着校园的小路，我们走得很慢，一路上他都很少再说话，直到走到那两棵见证了学校历史的古槐树下，他突然停

住了脚步凝视着我，好一会儿才说道：“要让村里人都富强，孩子读书是关键，一定要把学校修好，能让孩子们有个安安心心读书的环境，我老了，可能这个愿望我是做不到了，但我希望程实你答应我在将来一定要把学校建好——为了孩子的明天，你一定要把学校建好。”

我不明白为什么他把这个艰巨的任务托付给我，我直视着他庄重严肃的双眸，自己没有半点拒绝的勇气。

回到办公室，看到杨泽友几个人都还在聊得兴起，凌冲琦看了他们一眼后就对杨泽友说道：“你再通知一遍，我们把东西都装好，准备去何家大院吧！”

听到这话，大家这才意犹未尽地慢慢散开，把各自手中的事弄完之后，结着对子三三两两地往何家大院走。

晚上七点刚过，天还没有完全地黑，开始有村民赶到这里，老人、妇女、年满18周岁的男子都来了，当然也来了不少看热闹的小孩，他们都是由自己爷爷奶奶或者爸爸妈妈带过来玩的，小孩都喜欢瞅热闹，一来就高高兴兴地和自己同龄小孩玩耍。

人们就这样断断续续地来，但时间过了晚上八点人还没有来齐，会议也只好一直往后拖延。凌冲琦望着大院里走来的人群不断地看着手表，他有点着急了，时间快到八点二十，人都还没来齐，凌冲琦终于表态说道：“再等十分钟，不来就开始吧！他们这是自己放弃自己的权利。”

时间刚过八点半，杨泽友就忙跟凌冲琦说：“凌乡长，咱们开始吧！现在没有来的就肯定不会再来了！”在大家的心里民主选举也只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大会也就是一个形式吧！连选举的结果如何都是次要的，至于村支部书记的位置该谁来做，好像是乡上的领导早已定好了的。

“开始吧！”凌冲琦用眼睛给杨泽友示意。

杨泽友从主席台的凳子上站起来朝下面议论纷纷的人群大声喊道：“大家静一静，静一静，我说几句啊！今天我们把全体的村民集中在这个何家大院进行我们山沟村的三年一次的干部换届选举大会，从乡党委选定的几位候选人当中选举你们自己认为能为我们村民办实事的村干部。”

“有哪几个候选人啊？”院子里开始有人骚动。

“大家别着急啊！听我把话说完。”杨泽友双手向台下做了一个静止说话的手势，台下在喧闹中慢慢地变得安静起来，“几位候选人的名字都在我们的选票上，希望广大的社员群众要充分积极地发挥自己民主选举的权利，把自己手中

最神圣的一票投给你们心里认为最适合、最有能力把我们这个落后村带头致富的人。每张选票都有候选人的名字，你们认为选谁合适，就在他的名字旁边打钩，一张选票只能选一个人，如果多选或不选，那么他那张选票就是废票……”

杨泽友的话还没说完，下面就有人喊：“我连自己男人的名字都不认识，怎么选啊！”

杨泽友顺着说话声望去，发现说话的人是陈玉华，即使有一肚子的火也不好发作。这个陈玉华是刘代勇的老婆，在村里从来都没有服过谁，无论在哪里都可以听到她的声音，所以村里人都十分惧怕她，谁都不敢轻易去招惹她。

还没有等杨泽友开口，下面有人起哄了：“我们没有笔怎么打钩？”甚至更有人说道：“反正这个选举都是你们当官的人说了算，干脆你们喊在哪里打钩，我们就在哪里打钩不就完了吗？”整个会场的局面一下子就沸腾起来，笑的、闹的，再加上打闹的小孩，场面一下子很难控制。杨泽友额头都急出了豆大的汗珠，他不停地用手敲打着桌面大声说道：“别吵，别吵，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

杨泽友不时用手擦着额头上的汗珠，被这个气氛高涨的会场弄得很棘手。再这样下去整个会场将难以控制。

看着杨泽友这副狼狈的表情，凌冲琦说话了：“大家安静了——吵吵闹闹地像赶集啊！开会就是靠大家自觉嘛！”

凌冲琦也是军人出身，他说话声音不大但是底气很足，一时间都被他的威严震住了，几句话就让整个会场变得异常的安静。

凌冲琦接着说道：“我们接着开会，没有笔的，由村委会统一发铅笔。”

听说村里统一发铅笔时，村民都再也没有其他的借口了。

杨泽友又接着刚才没有说完的话讲起了镇党委指示的文件精神和选举会场的规定以及一些日常生活的小事，等所有的村民都听清楚后就开始发选票、发铅笔。

没想到刚安静下来的会场又开始骚动起来，说话的、讨论的以及找小刀削铅笔的，使整个会场再一次陷入了混乱，这民主选举会真真切切地变成了研讨会，甚至变成了庙会。会场的混乱使凌冲琦非常生气地望着下面这黑压压一片的骚动人群，气愤地对陈大亮呵斥道：“你看看你这个村长是怎么当的！”

陈大亮坐在席台边上，被凌冲琦这样一骂心里也难受，可面对这样毫无次序的会场自己又确实没有办法去维持好这样的场面，支支吾吾半天才说：“基层工作本来就复杂难搞，换了谁都一样没有办法。”

“你弄不好就给我下课，不要找无端的理由，如果基层工作都好搞了还要你干吗，群众的实事落实不到位，难道还不允许他们有意见？你看看这会场都乱成啥样了？”凌冲琦没给陈大亮一点面子，说话一句句都直接命中他的要害。

陈大亮脸由白变成红再由红变成紫，但他是个官迷，尽管凌冲琦这样毫不留情面地骂，但他始终都是面带微笑地听着，一个劲地回答着是，一边尽力地讨好着。

看着像只哈巴狗一样的神情，凌冲琦也不再说什么，转过头去不再理他。

主持会议的杨泽友面对这样的场面真的有点控制不住了，自己的额头、鼻尖不由得都冒起了冷汗，但是捣乱的声音却一浪高过一浪。

“我们不识字，你先念一遍给我们听吧！”会场上不知道是谁又冒了一句。

“好，我给大伙儿念一遍，大家听好，带着学生的可以让他们帮你打钩，时间快一点。”杨泽友强作镇定地拉开嗓音大声说道，现在他只想早点结束这个难受的选举。

正当杨泽友准备把三位候选人的名字从头到尾念一遍的时候突然停电了，白炽灯一下子就失去了暗红的光芒。整个会场一下子彻底地沸腾了。

叫声、闹声、尖叫声、说话声，甚至小孩的哭声一片。

一阵混乱以后，陈大亮忙安排了几个人到院外的竹林去砍了几根嫩嫩的竹筒，往里面倒了一些煤油，塞上棉花做了几个火把来照明。好不容易一切都恢复了正常，但是在会场坐着的人却在停电后走了不少，整个会场留下的已经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了。

面对这样的场面大家都愣住了。

“人呢，人都到哪里去了？”面对这样的几个人，陈大亮吃惊地问。

“都走了呗！选举啥啊，还不是你们说了算嘛！”在不多的人群里站起来一个中年人对凌冲琦说道，“凌乡长，你看嘛！什么时候把我们这里的电线再弄一下嘛！现在一到晚上电压低得连一个做饭用的鼓风机都带不动，电视就更别提了，晚上不到十一点你就甭想看电视，而且还经常停电，我家只有两个15瓦的电灯，一部14寸的电视，可是一个月要三四十元电费，光是飞电（指农村村民正常使用的电外，统一分摊下来的一部分莫名其妙多出来的电）就是十几二十元，平时我的电视都很少用，可是每个月电费居然这么高，你说这样的日子还怎么过啊！我看干脆把我家的电线剪断算了，我也不用电了。”

这话可算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台下的人都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纷纷表示

都不想用电。

凌冲琦当乡长这么多年，也开过无数次的会议，但像今天这种场面还是他生平第一次遇到，他知道这个山沟村很乱，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会乱成这样。

在这个村来过这么多的村干部，但没有谁可以安心地在这里干上一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凌冲琦静静地听着台下的那个村民诉说着村里的一切，他没有表任何态，等到他说完了，他才对杨泽友轻轻地说道：“今天的会议取消吧！”

杨泽友先是一愣，随后马上就反应了过来，简单地说了几句后就宣布会议取消，大家解散。

杨泽友的话一说出口，剩下的人也都三三两两各自结队慢慢地回家了，进行了四个小时的大会最终还是没有进行下去就这样不欢而散地草草结束了。

我的父亲程国伟是最后走的，他本想和我一起回家，但看到我还有事于是便先走了。到最后何家大院里只剩下连我在内的几个干部，望着桌上的一大堆还没有发出的选票，谁都不敢先开口。

看到大家都不说话，凌冲琦终于说话了：“你们都愣着干吗？收拾收拾都回家吧！”

凌冲琦一发话，所有的人才敢动了起来，收拾的速度很快，凌冲琦也不再理会他们，说了几句后就准备回乡里去。

“小程，你也回家吧！”凌冲琦在大院里取了两个火把对我说道，后又转身喊了喊杨泽友，“老杨，我们也回吧！”

我答应着，点了点头，但直到凌冲琦和杨泽友离开了会场，陈大亮和刘代勇都没有敢说上一句话。

几天后，我又突然接到村里的通知让我去乡党委办公室。这个消息在整个村都传得沸沸扬扬的，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散播着关于我的流言，一下子我就成了村里人人谈论的焦点，其大致的意思都是：“程国伟的儿子当兵回来就当上了村支部书记，在背后一定走了不少关系，送了不少红包。”

在这些人的议论中，要数刘代勇的老婆陈玉华说得最厉害，她是最希望自己的男人在村里当村支部书记的，现在一下子就冒出一个我来，自己的心里当然一下就落空了，心里的不服和怨气使她在听到村里的广播通知后，整整一个下午什么事也没有做，四处宣传我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夺到这个村支部书记的，其方法是多么的黑暗。

在乡里的党委办公室，陈大亮、刘代勇也同时出现在这里，一下子这个小小的办公室里气氛都显得有些紧张。

“你也来了，还是年轻人走得快啊！不过啊！走得快还不够，还要走得稳才行啊！你说是不是小程？”一见我，陈大亮表现出了一些敌意，说话一语双关，样子很怕我争夺了这村支部书记。

“现在 21 世纪的年轻人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刘代勇也附和地说道，“我们就是应该多向年轻人学习！学习这种劲头和冲劲。”

我当然明白他们说话的意思，好像明显这个村支部书记位置就是我的了。看着他们一唱一和的样子，我突然感到有点好笑，对他们说道：“村长，你们想得也太多了！好像是怕我把你们的位置给抢了吧！”

我说话很是直接，说完以后我就直直地看着他们。

被我这么一说，陈大亮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也不说话了，等着凌冲琦的到来。

“你们都来啦！”在我们正不知道怎样才好的时候，凌冲琦端着水杯慢慢地从房里出来，但脸色显得很不好，走路也显得很蹒跚，还忍不住咳嗽，“这人上了年纪，身体真是一天不如一天啊，只要稍微不注意就感冒了！看样子我真的该休息了！”

我们几个人都同时围了上去。

“都坐，都坐。”凌冲琦朝我们摆摆手，“喝水自己倒吧！今天找你们过来，不谈干部改选的事。”

这话让我们都感到一些意外，望着他等待着下文。

“你们知道这次干部改选给我最大的触动是什么吗？”凌冲琦看着我们良久才又慢慢地说道，“我在你们村待一天，有两件事很令我寒心啊！学校破得学生都没有办法上课，老师又没有，再穷不能穷教育啊！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感想？”

一阵沉默后，凌冲琦又接着说道：“反正我的触动是很大的，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里读书，没有老师，也没有好的课桌。看在眼里，让我们这些当干部的心里是不是感到很不好受啊！你们是不是应该好好地反思一下呢？为了当这个干部我想你们有一部分人是费了不少心思的！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个道理谁都知道，可为什么都做不到呢？”

又是沉默。

“现在让你们说话的时候怎么都成了哑巴。”凌冲琦脸色很不好，调整了半

天状态后才又慢慢地说道，“同志们，干部不好当啊！要当一个好的干部更是不容易啊！你们是最基层的干部，是最贴近群众的呼声的，一定要为群众办几件实事。不要辜负了人民群众对你们的信任。”

“凌乡长，基层很多都是群众中的刁民太多了，所以工作很不好做。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光我们的村才有啊，几乎每个村都一样。”陈大亮又冒了一句傻气的话。

凌冲琦白他一眼又说道：“前几天，我在镇上开了一个会，整个镇五月份都要进行农村的农网改造，镇上要选一个试点，在我极力的申请下才要了这个名额，我想把这个名额给你们山沟村，今天把你们叫过来也主要是为了这件事。前几天在你们村听群民们反映电压太低，遇到刮风下雨就容易跳闸，而且飞电也多。我也沿线路去看了看，在线路的两边全是大树，连一条电力通道也没有，一到刮风下雨的时候怎么会不跳闸？这次一定要配合市里的农电工把那些用的时间长、老化了的电线换掉，以及把还没有用上电的村民，做一次统一补修和安装，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一定要把临近线路的大树和竹子砍掉，留出一条电力通道来。”

“凌乡长，现在的树可能不太好砍啊！村民都是比较难缠的，前几年这个农网改造每年都在搞，可是取得的效果都不大啊！而且到最后都搞得村民有怨气。”刘代勇说道。

“搞不好，那是你们自己的原因，今年这件事必须搞好。”凌冲琦说话声音重了，引起嗓子一阵干痛，忍不住一个劲地干咳。我上前给他端了一杯水让他喝了一口后，才慢慢地缓过神来，“你们三个都是村支部书记的候选人，这件事就当是我给你们出的课题，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样的方法一定要把这件惠民工程做好。我想从你们中间选一个人来主持这件事，其他的两个人都配合做。”

陈大亮和刘代勇都是很滑头的人，这个农网改造是一件刺骨头的工作。因为他们知道全村的线路基本都是走在树林里，光说砍树这一项就是让人头疼的事。前几年就是例子，工作做了不少，但到了最后。树是没砍几棵，还落了不少骂名。这今年的农网改造更不同于以往，乡里把这个试点放在自己村里，那就等于是全镇的人都在看着这里，如果弄不好，那就是等于自己在毁掉自己的前程。所以在这件事上他们是怎样也不想撑这个头，一直都不敢表态。但是这个村支部书记的位置却是一直都很诱人的香饽饽，所以他们都各怀鬼胎希望有人出来称这个头，事情一旦做砸，那么不就等于是自动退出了选举，到时候再给上面一说，自己不就轻易当上这个村的一把手了吗？